

東北亞古代的移民與王權發展： 以樂浪郡成立為中心

甘懷真*

摘要

本文是藉古代朝鮮半島王權成立的諸事例，論證東亞王權的一般型態。而討論的主題在於移民、農業與王權的關係。本文欲論證朝鮮半島王權的成立與早期國家的出現是藉由從域外而來的豪族集團的武裝移民，如中國燕人集團的進入北朝鮮與北朝鮮集團的進入南朝鮮等。而在這些王權運動中，中國王權如何支配農民以創造鉅大經濟利益的歷史經驗也為當地的王權集團所習得，故我們可考察各地的「屯田」的情形。本文具體的討論的史實有衛氏朝鮮的建國，樂浪王氏的從齊地移民與在地勢力的發展，與朝鮮半島南部韓王權的成立等。這些史實的考證，幾乎只能透過中國官方的漢字史料，故一些個別史實的論證或許猶可商議，但東亞王權的整體歷史輪廓仍可清楚浮現。

關鍵詞：

韓國王權、東亞史、武裝移民、燕王權、樂浪王氏、屯田

*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東北亞古代的移民與王權發展：以樂浪郡成立爲中心

甘懷真*

- 一、前言：移民、王權與農業
- 二、多元地域整合下的燕地
- 三、衛氏朝鮮的建國
- 四、從琅邪到樂浪
- 五、移民與朝鮮半島南部的王權
- 六、結語

一、前言：移民、王權與農業

移民是許多歷史現象的原因與結果。若說人類歷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並不爲過。本文探討朝鮮半島的移民現象與王權發展的關係，時間是西元前二世紀至西元後二世紀，即中國的漢魏時期。

關於古代東亞的移民與王權關係之課題，目前研究成果最好的是日本古代史中的「渡來人」研究。¹日本古代國家的形成中，渡來人、渡來系集團所扮演的重要職能，早是目前人們對日本史的常識。其實渡來人存在並非日本歷史的特殊現象，渡來人與在地王權的關係也並非日本歷史所獨有。我們可以將渡來人概念及其相關學說推廣至整個東亞史的研究。我也預設東亞的王權多由「外來王」與外來的豪族集團所建立起來的。本文試著探討其中的一個例證。殷、周所代表的中原王權如何藉由武裝移民的行動促成了今天中國河北、遼東半島的燕王權的成立。燕王權的動態又促成了朝鮮半島北部的朝鮮王權的躍動。而朝鮮王權的發展又影響了朝鮮半島南部的韓國王權的興起。

我們也應該換個視野以觀察這些歷史發展。長期以來的研究慣以國家中

*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¹ 較近期且綜合性的探討如大橋信弥〈大和政權と渡来人の形成〉，花田勝広、大橋信弥編《ヤマト王權と渡来人》，滋賀，サンライズ出版，2005。

心主義思考歷史，將國家視為政治行動的主體。因此「中國」、「日本」、「齊國」、「秦始皇」、「漢朝」才是歷史敘述時的主詞。在討論政治關係時，我們多注目中日關係、日韓關係等。又如我們在觀察所謂「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我們只注意到原戰國時期的各國政權的被消滅，而忽略各國的政治社會集團的續存與活動。本文將這一類的集團稱之為豪族。古代東亞的政治史與其說是國家的歷史與國際關係史的交疊，不如說是豪族的歷史與豪族聯合／鬥爭的歷史。東亞古代的政治秩序也反映出豪族重層結構。²故我們將視野集中在這一類地域社會的豪族集團。

本文也會觸及東亞古代的移民與農業的關係。我藉漢人集團移民至朝鮮半島南部的事例，以探討漢人移民集團的移入與在地王權的發生間的關係。

二、多元地域整合下的燕地

從新石器時代後期以來，約距今六千年開始，中國大陸出現了文化地域。³在距今約四千年前開始，強大的中原王權出現，即史家習稱的「三代」王權。夏朝的存在與否，可存疑。自商代起，殷人就與其他文化區域內的有力政權建立朝貢與冊封的政治／宗教關係，而成爲廣域內的王者。商人同時在中原區與中原區以外的諸地域內進行武裝移民，而建立政權。我們可以推想，殷人來此殖民，並建立政治支配的組織。這批殷人也帶來先進的物質文明、社會組織或宗教。殷人作爲先進的人群爲當地的政治、文化都注入了新要素。其後在族群互動中，各地藉由外來新文化的媒介促發該地域獨自文化的形成。

本文所討論的燕文化即爲一例。由於商王朝的擴張，商人集團也進入此區，主要是河北北部、遼寧南部、內蒙古東南部地區。而在地族群的領袖也與商人勢力發生關係。明顯的現象是青銅器的流布。這裏的族群領袖接受商

² 這個構想可以溯自谷川道雄。見谷川道雄〈東アジア世界形成期の史的構造〉，《隋唐帝國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汲古書院，1979；〈魏晉南北朝貴族政治與東亞世界的形成——從都督諸軍事制度考察〉，《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政治法制篇》，台北，台北出版中心，2005。

³ 平勢隆郎〈戰國時代的天下與其下的中國、夏等特別領域〉，甘懷真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頁84。

王的贈與青銅禮器。⁴就景觀而言，最明顯的是城的建立。城內是商人統治集團。如孤竹國、箕國。周克商後，周人貴族集團中的召公一族的勢力進入此區，也代表周人勢力的介入與稱霸。周人進入此區的最大的敵人與要掃平的勢力即商人。周人的任務自然是攻下這些商人的城池。如其後燕國本據的琉璃河古城，其先為商人集團所造，後為周人集團所利用。⁵

西周以後，周人勢力以召公為核心，進入此區。以召公為族長的龐大部落集團進入河北省以北的地區。這個以戛族為首的戰爭集團，集合了當時強大的艘族，在此區域進行征服。這些部族有些是周人集團，有些是原服屬於商人的在地集團。周人勢力籠絡河北北部到遼寧南部的在地集團。目前這個區域的青銅禮器的發現可以證明周召公的勢力在此進行支配。透過周召公的媒介，周王也對此處的在地統治者進行分封。周王也採籠絡既有商人勢力的策略。召公接收了殷遺民。⁶

雖然我們無法確定春秋戰國的燕國與周之召公的關係，但可確認上述的周人武裝殖民集團的其中一支，歷經西周的發展，而成為支配燕遼區的大國統治者。這種大國出現是春秋以後的普遍現象。而這種大國現象是長期以來周殖民者與在地文化互動的結果。如燕遼區形成燕國，海岱區為齊國、雁北區為趙國。中原區為魏、韓等國。甘青區為秦國。江浙區為吳、越國。兩湖區為楚國。巴蜀區自古以來也有巴、蜀國。至西元前第四世紀中期，這些大國紛紛稱王，建構各自的王權。再以本文所探討的燕國為例，今天中國的河北省、遼東半島一帶，自商代以來即為一個古文化區。春秋以來，以燕國為中心，更形成一個龐大且強大的政治組織，進而有「戰國七雄」之一的燕王。

當我們在觀察春秋戰國的中國政治時，焦點都在大國的發展，尤其集中在國君集團。故我們將春秋戰國時期諸國的殖民開發，視為富國強兵之政策。然而，從歷史長期的發展而言，這是以姓、氏、家為單位的豪族集團的武裝移民的持續發展。而且這種現象延續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在探討東亞的古代史時，應將歷史中的行動者的主體置於這一類的團體，他們之間複

⁴ 參考甲元真之《東北アジアの青銅器文化と社会》（東京，同成社，2006），頁68。

⁵ 綜述性的討論可參考陳平《燕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⁶ 參考甲元真之《東北アジアの青銅器文化と社会》（東京，同成社，2006），頁68。

airiti

雜的政治關係交織出東亞的政治史。由於本文所探討的時代是中國的秦漢三國，故我將這類集團稱之為豪族。⁷

西元前323年燕易王稱王。約一百年後，西元前226年秦始皇的軍隊消滅了燕王在河北地區的主力，前222年秦的兵鋒掃蕩遼東半島的燕勢力，燕國被消滅。第二年(前221年)秦始皇的軍隊攻破齊國，戰國結束。於是燕國的領土也被併入郡縣，一如其他諸大國的命運，成為當時秦的「天下」的一部分，今天的史家稱為中國統一。

當代的中國史研究受到民族主義史觀的影響，預設如燕遼、江浙等複數文化區所構成的領域是中國的固有的疆域。即使這些史家承認歷史上的中國是多元區域的整合，但仍先預設各區域是整體的一部分，且向心發展。⁸這種史觀讓我們忽略了各大國所代表的文化地域的自立性與離心的發展。以燕國為例，戰國時期的燕國參與了中國的諸國爭霸，如有名的西元前284年燕將樂毅率軍入侵齊國的戰爭。但除此之外，燕國也積極向遼東半島以至中國東北與朝鮮半島發展。也如同前文所論，燕國向遼東半島與朝鮮半島的殖民，不能只看成是國家的行動，而是燕地豪族在武裝移民傳統下的行為。

多元論在先秦史的研究中尚且發揮作用，卻在秦以後的傳統中國歷史研究中，顯得薄弱。秦漢的所謂統一，當然創造了一個「整體」的事實，但這個事實不能掩蓋其他事實。秦漢以後的各文化地域仍各具主體性，且各自向域外發展。移民所顯示的人的移動即為一例。今天的中國史研究過度預設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郡縣制的約束力，誇大編戶齊民的效果。其實秦漢時期，先秦以來的豪族的移民現象並未停止。中國古代史的土族現象即這類移民的結果之一。

秦漢時期豪族的移民可分成二種類型。一是中國郡縣內部的移民。二是移民域外。朝鮮半島的例子則兼具二者的性質，非常有代表性。本文同時想

⁷ 在中國史研究中，「豪族」一詞慣用於稱呼漢唐之間地域社會的統治者。我借用這個概念以統稱東亞古代（約十世紀以前）地域社會的統治集團。雖然我知道用它來稱呼中國上古時期的這一類人非學界慣例。我也於另文討論，見甘懷真〈東亞古代冊封體制中的將軍號〉，收入徐興慶主編《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

⁸ 如蘇秉琦提出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統類型學說，影響鉅大，其結論仍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見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3。

指出，這種移民引發的動力是中國王權傳播的主要媒介。我們可以想像東亞王權的發展是一個波動現象，在時間與空間的序列中，由波心向四週移動。波心定位在四千年前的中原王權。這裏的強勢族群向四週進行武裝移民，建立政權，並與在地文化交流，而在春秋以後形成中國各地的大國。春秋戰國時期，這些大國的統治階級成員，即本文所稱的豪族，也繼續向外移民。

以渤海為中心的海域及沿岸地區是一個古代以來的文化地理區。⁹這個區域是以膠州灣為中心，以今天的韓國漢城為邊界，所畫出的一個圓圈。我們想像歷史上這個區域內的人與物的交流互動，且其領域是跨越今天的國界。而本文將集中討論中國的燕、齊系移民的移入遼東半島與朝鮮半島，及所帶動的族群政治與王權的發展。

三、衛氏朝鮮的建國

秦始皇統一中國，影響所及，不只是中國王權的變化，也促成了週邊王權的興起。朝鮮半島西北部的衛氏朝鮮建國即為一例。

衛氏朝鮮的建立者衛滿所率的集團如何建立此政權，我們能憑藉的史料是《史記》，為作下文考證之用，先記其文如下：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郭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涓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涓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郭，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¹⁰

朝鮮的建國者衛滿是「故燕人」。所謂故燕人是指原戰國之燕國人。《史記》還有這樣的記載：「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葆塞為外臣。」¹¹即燕太子丹在秦始皇入侵燕國，占領首都薊都之後，燕太子丹逃入遼東。這應該也是一次武裝移民，燕太子丹集團進入遼東半島，雖然

⁹ 李亨求《渤海沿岸古代文化之研究》，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

¹⁰ 《史記》115/2985。

¹¹ 《史記》130/3317。

燕太子丹旋即被殺，時間當在西元前227年。衛滿「收其亡民」，意指接收戰敗逃亡的燕丹移民集團。衛滿成爲這個集團的領袖無疑。

在《史記》與《漢書》的紀錄中，衛滿但稱滿而無姓。故長期以來，有學者根據此點，進而推測衛滿非中國人，而是朝鮮人。但這種論點是沒有根據的。其理由有三。

一、衛滿出現在《史記》有二處，即上引的二條史料。一條是《史記·朝鮮傳》，這裏是記「朝鮮王滿」。第二條是出自〈太史公自序〉。以《史記》全書的體例，某王某是一種通例的稱法，秦王政即爲著例。其他的例子甚多，如戰國末年趙國的趙王遷、韓王安¹²，漢的諸侯王也是通稱某王某，如韓王信。而《史記》以「吳王濞」爲列傳篇名。衍申如燕太子丹、信陵君無忌等稱呼法。上述諸人，無學者申論其無姓。故單以「朝鮮王滿」一稱，實無法斷定其人無姓。而〈太史公自序〉的語言都簡略，不宜推論。否則同史料中出現的燕丹，也應斷爲無姓。

二、戰國末年以至漢初，正是傳統中國姓名制度的成立期。後代所見的漢人姓名制度正處於一個變動的形階段。明確的一姓加一名的姓名概念與制度的成立，要更晚才會出現，其普及更要推到兩漢之際。¹³故在戰國末以至漢初的時代，不能藉由有姓、無姓，以斷定中國人與非中國人。

三、我們不能預設當時的中國（即秦漢的郡縣區域）是一個統一整體的單位，故全中國有統一的姓名制度。從前述的複數文化區的角度觀察，各地區的姓名制度的發展也容有不同。且北燕與朝鮮（朝鮮半島西北部）在戰國至西漢時期屬同一文化圈。衛滿是這個地區出身之人，若要斷定其爲中國人或朝鮮人，實無意義。

衛滿的出身極有可能是燕國貴族。儘管貴族的出身也是多元的。衛滿有可能是燕丹集團的成員，隨燕太子丹戰敗於遼東。或是遼東地區的豪族，而屬於燕國貴族來此殖民者的後代。無論如何，當燕丹集團戰敗後，衛滿接收了其軍隊與人口，並發展爲一個在地的豪族政權。進入漢代以後，作爲漢朝諸侯王的燕國政權再次成立。衛滿當成爲盧綰的燕國政權下的地方豪族，支

¹² 《史記》43/1833、6/232

¹³ 參見陳黎《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428。

配在地社會。可是其後漢朝整肅諸侯政權，燕王盧綰逃亡匈奴，燕國政權垮台。衛滿當也是害怕漢朝的迫害，故率其族人移民至朝鮮半島。

附帶一言之，燕王盧綰的投奔匈奴，與衛滿的投奔朝鮮，這二個事件適足反應燕國的文化與政治的歷史脈絡與動向。燕國作為一政治、文化區，戰國以後，匈奴所代表的騎馬游牧文化影響及於北燕。另一方面燕國也以遼東半島為基地，積極向朝鮮半島發展。站在戰國的時間點上，燕國政治發展有三個方向。一是與騎馬游牧政權的聯繫，二是向朝鮮半島進行征服與殖民，三是進入中國的體系。而結果是戰國的燕國亡於秦始皇的軍鋒，漢初的燕國也為漢朝所滅。漢初燕國內的二股離心勢力，或隨盧綰入匈奴，或隨衛滿入朝鮮。於是中國政權確保了燕地。

《史記·朝鮮傳》的史料又說，燕國在全盛時期（所謂「全燕」）曾「略屬」真番、朝鮮。朝鮮是指朝鮮半島西北部。《三國志》注引魚豢《魏略》中有箕子朝鮮的記載。該史料的年代若以《魏略》計，是第三世紀；若依《三國志》注，則晚至第五世紀。故箕子朝鮮之國的實存與否，學者間多所爭議。但學者多肯定這個區域在戰國至漢初，有一政權存在，我們可稱為朝鮮。¹⁴真番之名讓人聯想漢武帝所置的真番郡。真番郡的位置歷來爭議不休，多數學者認為是在樂浪郡（以平壤為中心）的南部。真番屢出現於《史記》，當是存在於朝鮮半島中部的有力政治集團。總之，燕國的「略屬」朝鮮、真番，當指燕國的統治集團成員武裝移民來此地，在空地上建立軍事要塞，並支配附近的村落。這類軍事聚落在漢代被稱為「鄣塞」。

秦滅燕國，遼東之地亦劃入郡縣。但朝鮮半島上的燕人殖民聚落則屬郡縣之外的「徼外」，而作為中國皇帝政權的「外臣」存在。¹⁵再根據這條史料，漢初的燕國的國界到涇水。但涇水何指，又是爭議。我也依中國學者通說，以為是清川江。

衛滿集團進入朝鮮後的建國過程，《史記》不載。能憑藉的史料是《魏略》。這條有名的史料的主要內容是記述箕子朝鮮立國於涇水以東之地，而

¹⁴ 舉例而言，武田幸男在其通論性著作中，否定目前中國學者以西周初年遼西發現的青銅器銘文中出現「箕侯」等證據所提出的箕子朝鮮實存論，但仍以考古等各種證據主張有一朝鮮政權存在。見武田幸男《朝鮮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頁29~30。

¹⁵ 外臣問題，我有另文討論，見甘懷真〈東亞古代冊封體制中的將軍號〉。

衛滿集團進入此地域。其文曰：

（朝鮮王）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綰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涓水。及綰反，入匈奴，燕人 滿亡命，為胡服，東度涓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收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¹⁶

朝鮮王準的時代是在西元前第三世紀後半的秦代，「燕、齊、趙」地的移民移入，朝鮮安置於「西方」，此地當在朝鮮半島的西北部。若涓水是清川江，作為漢、朝鮮的國界，則此「西方」是指涓水南岸，以平壤，即其後的樂浪郡為中心。這裏當是漢人移民¹⁷的根據地。燕、趙之人經遼東半島，由北而南移入。而齊人則是渡海而來。

該文記載衛滿「為胡服」，來投降朝鮮王準。同樣的記載也出現在上引〈史記·朝鮮傳〉。該段史料記載衛滿在由遼東脫出「亡命」時，「聚黨千餘人，魑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涓水」。若此記載屬實，則表示燕國與朝鮮間疆界之涓水是夷夏界限，越此界限是當時中國人認為的蠻夷之地。此當是秦始皇「并天下」之後的天下觀念的表現。衛滿集團從燕地轉入朝鮮，在建國過程中，首先改變認同，將自己改造為蠻夷。其作法是所謂「魑結、蠻夷服」。魑結一詞屢見於《史記》，是中國人認為的蠻夷髮式。〈朝鮮傳〉與《魏略》都提到衛滿變服一事，可見是有名的傳說。若此說可信，則可推知，衛滿集團是下定決心從漢朝所主導的「天下」中脫出，而改變認同，成為蠻夷。即衛滿定出認同政策，自我的「東夷化」，而取得朝鮮王準的信任。準任命衛滿居住在前述從中國而來的燕、齊、趙人聚集的西部地區，以支配這些新移民。即衛滿具有二重性格，一是認同東夷，故為朝鮮王冊封為地域首長；二是「中國人」身分，故可以與「中國亡命」建立關係。這二重性格當是衛滿建國成功的原因。

衛滿以今天平壤附近為基地而建立自立性的政權。這個政權先是隸屬於

¹⁶ 《三國志》30/850。

¹⁷ 「漢人」一稱於此只是方便的稱呼，嚴格而言，此時沒有漢人的事實。

朝鮮，並為朝鮮守邊，防衛漢朝，故其軍事性格很強。而同時這個政權當也是以衛滿為首的在地的漢人豪族聯合政權。其後，衛滿的軍隊藉機開入朝鮮王宮，以軍事優勢，消滅了朝鮮王準的政權。

《魏略》所載是否可信，仍須存疑。《史記·朝鮮傳》完全不載衛滿消滅朝鮮王準之事。若衛滿消滅箕子朝鮮是一件大事，《史記》之不載，表示漢武帝時的官方紀錄中之不存。這難以置信。我的推測是，箕子朝鮮的政權即使不是虛構，也可能只是鬆散的土著豪族聯合政權，此處所謂的朝鮮王或許只是「祭祀王」，作為祭祀聯盟的首席。故衛滿之取代朝鮮王準，並不是如改朝換代般的變革。

再根據《史記》同條史料，衛滿集團渡過漢的疆界，即涇水，而居「秦故空地上下鄣」。可知這次侵入朝鮮半島的路線是從陸路。先占領秦人軍隊於「空地」上所建的「鄣」，即要塞一類的軍事建築物。「上下鄣」難解，或許是上鄣與下鄣。空地當有二義，一是指沒有原住民聚落之區域，即無主荒地。二是指山谷、海洋之外的平坦之地，多指平原、沙洲一類。我們可以想像中國勢力進入此地，選擇在無人的空地上建立軍事要塞，在此區域殖民，並監控附近土著，進而建立支配關係。¹⁸

最後，《史記》該史料又說，衛滿集團「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可知其政權的成員可分為三類。一是跟隨衛滿入侵朝鮮的（北）燕人。二是真番、朝鮮的土著「蠻夷」。三是衛滿政權成立後，才從河北、山東、遼東之地移民而來的漢人。而衛氏朝鮮政權是由這三類人所構成的豪族聯合政權。

《史記》又記載西漢惠帝、高后時，漢朝遼東太守與衛滿約為「外臣」。其文曰：

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

¹⁹

¹⁸ 這一類的「山林藪澤」或「荒地」，是另一個當探討的史學課題，目前的相關探討參見平勢隆郎〈中国戦国時代の国家領域と山林藪沢〉，松井健編《自然の資源化》，東京，弘文堂，2007。

¹⁹ 《史記》95/3864。

「外臣」所牽涉的問題，另當別論。至呂后執政時期，衛滿政權當已相對穩定，故再以中國「外臣」的身分獲得支配的正當性，進而加強對於土著的控制。於是衛滿政權從燕人殖民地擴張而為一更大的政權。文中所謂「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即衛滿政權藉由軍事與商業，以連結土著聚落的人民。此「方數千里」的政權是以軍事威脅為基礎，但以朝貢的禮物交換形式為表象所連結而成的。因此所謂真番、臨屯的服屬，主要是藉由朝貢形式所構成。

四、從琅邪到樂浪

衛氏朝鮮政權的成員中的另一來源是燕、齊的「亡命者」。其中最有名的是齊人系的「樂浪王氏」。本節以樂浪王氏為主軸，探討這個出身齊國膠州灣畔的豪族渡海移民平壤附近所連帶的相關史實。

樂浪王氏之得名在於此王氏是漢代設立樂浪郡以來的當地統治階級，即所謂「著姓」，而勢力至少延續到第六世紀的北魏。²⁰其第一代移民是西漢前期的王仲。史書記王仲是琅邪郡不其縣人，推測是當地的豪族，也讓我們聯想其後中古士族的琅邪王氏。西漢呂后時，政局動盪，齊地的政治領袖如齊襄王哀、濟北王與漢國家的關係緊張，而二位政治領袖都曾尋求王仲的協助。王仲在此政治鬥爭事件中，如何自處，不得而知，但結果是移民朝鮮半島，史書說是「浮海東奔樂浪山中」，當是由不其港出發，在今天平壤附近登陸。「山中」之說，當是指無主荒地。於是此琅邪王氏在樂浪定居，並進行殖民，其子孫成為樂浪人。²¹

《後漢書》有王仲後代王景的傳記。王景的籍貫是誨邯縣，該地在樂浪郡城西北臨海。我們可以推測，當王氏在樂浪勢力穩固後，會有更多的族人、關聯集團來投靠，而王氏蔚為在地大姓。

西元前108年的漢武帝時期，漢朝滅亡衛氏朝鮮。在漢軍攻打朝鮮的最後階段，《史記》記載「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挾」相謀降

²⁰ 園田俊介〈北魏時代の樂浪郡と樂浪王氏〉，《中央大學アジア史研究》31，2007。

²¹ 《後漢書》76/2464。

漢。²²這四人的記載中，「相」當是官職稱。這是當時中國對異域國家統治者中高位者的一種稱呼法，如有「匈奴相」之稱。²³其中我們注意到的是王啖其人。此人是否為王仲後代，無可考，但至少是相關的王姓族人，並作為朝鮮的政治領袖。王氏在此關鍵時刻降漢，當造就了其後樂浪王氏的壯大。

其後的西漢時期，王仲的後代成為樂浪郡的豪族，掌握郡的政治。史書上記載王仲子孫之王閔為「郡三老」即為一證。²⁴

在兩漢之交，尤其王莽執政時期，中國政治再現動盪不安，各地普遍出現郡縣官吏與豪族的對抗。而邊郡自不例外。《後漢書·光武帝本紀》記：「樂浪人王調據郡不服。」²⁵此事發生在王莽時期。另一條史料記樂浪郡有「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事。²⁶根據這條史料，王調「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大將軍、太守是典型的中國式官職。這也是當時全中國各地蜂起的叛亂勢力的一種模式，即主事者以漢朝的官職自稱，如將軍、太守一類，以示其政權的合法性。王調叛亂勢力也是這一型的「自稱」政權，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種非統一國家性格的在地支配。

東漢建國後，新赴任的樂浪太守王遵平定了這個「自稱」政府。王遵被任命為樂浪太守時，樂浪郡對於漢朝而言，仍是淪陷區。因此我們看到王遵是率領軍隊從遼東進入。前述樂浪王氏成員的王閔與另一位樂浪郡的僚佐楊邑一起起兵殺王調，並消滅了反叛勢力，於是新任郡守王遵的軍隊得以順利開入樂浪。

史料記載王調是「土人」。所謂「土人」，雖數見於史料中，但很難明確推論其意思，應指沒有郡縣官職的一般庶民。這些人住在郡縣城外，故有「土」之稱。王調似是漢人移民之後，至少是中國化之人。以其舉兵稱雄來看，當也屬名族之樂浪王氏，雖然我們無法清楚是否為王仲之後代。與王閔不同，王調的家族不屬於郡政府的支配層。我們可以將王閔與王調的對抗，

²² 這個斷句是目前標點本所用。韓陰，《漢書·朝鮮傳》作韓陶。尼谿相參作為一人，是根據《漢書》的顏師古注。

²³ 《史記》20/1027。

²⁴ 《後漢書》76/2464。

²⁵ 《後漢書》1/49。

²⁶ 《後漢書》76/2464。

既視為郡縣官吏與豪族的對抗，也可視為複數豪族的在地鬥爭。我們也可以同時觀察到這個時期（兩漢之際）漢人移民在樂浪的優勢地位。

王閔在這個事件中支持漢朝的立場，使其家族在政治上成功。其子王景是東漢前期的高官，名列《後漢書》的循吏。王景通天文學與風水、占卜之學，可見乃傳承其家族之學，延續齊地的學術傳統。

樂浪王氏的研究早為學者留意。在樂浪出土的文物中，可證明王氏為當地大姓。如出土的印章中，其印姓名多為王氏。²⁷我們也可從印章所示漢字使用，推測是漢人移民系。至於是否為王景一系，另當別論。其中王吁墓出現「五官掾王吁印」。五官掾是郡的屬官。而王吁墓陪葬品相當豪華，推測是有力的統治階級。時間在第一世紀中期。²⁸

五、移民與朝鮮半島南部的王權

焦點再回到衛氏朝鮮的時代。

衛氏朝鮮滅亡的前夕，《史記》記載「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暎」相謀降漢，如前所述。其中王暎，當是其後「樂浪王氏」的成員。韓陰所屬韓氏，也是在地的大族，當也屬於漢人（燕）移民。路人較難判斷，或也是漢人移民。但尼谿相參則是非漢人的土著。我們可以藉此推測衛氏朝鮮是由漢人移民豪族與在地豪族所共同組成的豪族聯合政權。尼谿或許是衛氏朝鮮政權下的一國之名。²⁹

在《三國志》注引《魏略》的史料中，看到另一位衛氏朝鮮的土著豪族首長「朝鮮相歷谿卿」。根據《魏略》，朝鮮相歷谿卿諫當時的國王右渠，未獲採用，而南走辰國。歷谿卿或許是此人的名字，「卿」具有姓氏的功能，用以標幟其統治者的地位。《魏略》的記載如下，由於是下文討論之資，雖然其文過長，仍容我抄錄於下，並簡稱魏略廉斯條：

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

²⁷ 三上次男《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頁34。

²⁸ 三上次男《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頁35。

²⁹ 三上次男《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頁8~11、35、53~62。

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鏹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為奴，積三年矣。」鏹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鏹因將戶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鏹為譯，從莽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鏹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弁韓布萬五千匹，鏹收取直還。郡表鏹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

在東亞古代史、韓國史的研究中，這是一條有名的史料。對於研究朝鮮半島第一世紀的歷史而言，這條史料十分重要，它提供了非常多的史實。就字面來解讀，這條史料並不難懂。但相關的史實的確認卻十分困難，因為沒有相關可比對的資料。

這條史料有二個重點。一是衛氏朝鮮時期，朝鮮政權的統治者「朝鮮相歷谿卿」率領其所部二千多戶人移民南方的辰國。二是辰韓統治者的廉斯鏹投靠樂浪郡的經過。我們先推論此廉斯鏹當是歷谿卿的後代。再詳論如下。

朝鮮國的統治階級內鬨，衛滿之孫右渠為王時，其國之相歷谿卿率二千餘戶人進入到辰國。時間是西元前108年之前。何謂辰國，又是一個難題。歷來有論者，我希望能另文考證。³⁰此處簡略而言，辰國是指朝鮮半島南部的韓人之地。這支二千餘戶人的移民，可視為朝鮮人的武裝移民，並建立政權。從後文得知，此政權屬辰韓。《三國志》韓條記載辰韓諸國時，曰：「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此二千餘戶所立之國，可以達到中等之國的程度，何況其後人口可能繁衍。這個政權或稱為「廉斯」，且成為辰韓的屬國。

辰韓為三韓（馬韓、弁韓（弁辰）、辰韓）之一的古東夷族群。《三國志》的「韓條」記其由來，說其族人自述祖先是「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所謂「避秦役」當是一種泛稱，指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不願接受其統治的

³⁰ 三品英彰〈史實と考證—魏志東夷傳の辰國と辰王一〉，《史學雜誌》55-1，1946；村山正雄〈「辰國」臆斷〉，《朝鮮學報》81，1976。

理由。其來源或是經半島北方而來，或是由山東半島渡海而來。但《三國志》韓條又說辰韓人的語言與土著馬韓人不同，其中一段記載說辰韓人的語言「非但燕、齊之名物也」。這裏的名物指語彙。由此推論辰韓人作為移民，除了從燕、齊等地直接移民而來者之外，也包括他地移民而來者。如歷谿卿從朝鮮（朝鮮半島西北部）移民而來者當也是一類。

歷谿卿的後代廉斯鑷為辰韓右渠帥。辰韓右渠帥一官職，別處無可考。但可推測廉斯鑷為辰韓的部落或諸國聯盟的領袖層，所謂「右渠帥」當即此類人。也因此可推論，廉斯人屬辰韓人。而廉斯人的來歷若由歷谿卿來推論，當是衛氏朝鮮時期的北朝鮮的土著。這類人也是辰韓人的一類。

從朝鮮建國、樂浪郡設置到高句麗崛起，朝鮮半島的北部進入古代國家的成立的階段。半島北部的政治動員影響及於南部，也促成了半島南部的政治動員與政治組織的形成。其動力與媒介是人與物資的交流，如本文所強調的武裝移民即為現象之一。在衛氏朝鮮時代，半島南方的政治組織開始形成，早期王權誕生，即中國史書所謂的辰國。也根據中國官方的紀錄，辰國境內有「三韓」之「種」。用今天的概念言之，即三種「韓」之族群。而這個族群之人建立了許多小國。「國」的用語是中國的觀察家所為，實際上當是村落或村落的聯合體。廉斯國是辰韓的一大國，且其領袖是辰韓的諸國聯盟的領導層。

據魏略廉斯條之記載，在王莽執政期間的西元20至22年間，廉斯鑷因故欲投降樂浪郡。有關廉斯的另一條史料出自《後漢書》，記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年(44)：「韓人廉斯人蘇馬謔等詣樂浪貢獻。光武封蘇馬謔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³¹即二十多年後，廉斯（國）的首長蘇馬謔向漢朝朝貢，並接受冊封。故推測此處所謂廉斯鑷「欲亡來降」，是與漢朝聯繫，並使廉斯（國）成為樂浪郡的外臣，並非移民至中國境內。為何廉斯鑷身為辰韓的統治者，而「欲亡來降」中國，沒有史料可確證。只能推想事出辰韓複雜的族群關係所衍生的政治對立。

而在廉斯鑷「欲亡來降」的過程中，有一段廉斯鑷遇見一漢人的插曲。

³¹ 《後漢書》85/2820。

此漢人名叫戶來。魏略廉斯條記此戶來之漢人自稱是移民到韓國境界，但「為韓所擊得」。即戶來所屬的移民集團被辰韓政權所擊敗而俘虜。結果此一千五百人「皆斷髮為奴」，即成為刑徒，而為奴隸身分。從戶來的工作是「田中驅雀」，知道是從事農業生產。而文中所謂「伐木」，當是開墾的行為。故可推測戶來等漢人集團成員具有辰韓的屯田民身分，被強制在某處進行農業開墾。

在《魏略》所載劇情中，漢人戶來「其語非韓人」，即戶來所說的語言不是朝鮮半島南部所通行的韓語。戶來既是漢人，我們可以說其語言是漢語。但在漢代，作為口語系統，並沒有全中國的共通口語存在。故漢語一說易生混淆。推測戶來當是從中國的燕、齊之地而來。在漢代揚雄所著的《方言》中，北燕（東北海岸）、朝鮮（朝鮮半島北部）為一方言區，³²可稱之為北燕方言。早期的衛滿集團當是使用此北燕方言。而廉斯鑑的祖先從這個集團而來，當也說北燕方言，與朝鮮方言屬同一系統。戶來從當時的中國而來，可能也是說北燕、朝鮮方言，故廉斯鑑與戶來二人言語相通。

在廉斯鑑欲投靠樂浪郡的計畫中，他帶領戶來詣樂浪郡的屬縣含資縣。若根據這條史料，加些歷史想像，可以推論如下。

戶來是刑徒一類之人，受「斷髮」之刑，故外表的特徵明顯。這也阻礙了戶來等屯田民的行動。而廉斯鑑利用他在辰韓的政治地位，故得以包庇戶來，以通過各種關隘的檢查，來到樂浪郡的屬縣。

我們可以想像樂浪郡官方與廉斯鑑的談判。因為這是攸關中國政權介入南朝鮮政治糾紛及伸張霸權的大事，故中國方面也應慎重。廉斯鑑所開出的條件當是他能使戶來等漢人屯田集團歸屬樂浪郡。在當時，各政權之間正進行人口搶奪之戰。對於邊境的中國政權而言，一千五百人的人力應是很大的誘因。樂浪郡政府同意協助廉斯鑑，以武力保護戶來屯田集團前往樂浪郡。文中說「郡即以鑑為譯」，即樂浪郡政府以廉斯鑑為代表，與韓國政權溝通。結果樂浪郡政府派出大規模的水軍，從水路進入辰韓地界。這是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必然震驚韓國政權。此時強弱立判，辰韓政權順服樂浪郡方面

³² 嚴耕望〈揚雄所記先秦方言地理區〉，《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台北，聯經，1991。

的要求，交出這批漢人的屯田民。³³廉斯鑕更威脅辰韓政權要賠償五百位屯田民已死亡的損失，恐嚇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廉斯鑕以中國武力為後盾對辰韓政權進行勒索。《魏略》說：「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弁韓布萬五千匹。」這些數字實難確認，姑且存疑不論。

這段史料也讓我們看到第一世紀時此地區複雜的移民與支配結構。西元前第三、第二世紀之交，燕人系的衛滿在朝鮮半島西北部立國。這場政治運動，引發了當地的政治動員，也連帶影響週邊的政治發展。如歷谿卿的政權即為一例。這應該是一個朝鮮半島西北部的豪族政權，也被中國視為一個「國」、「邑」的政治組織。當衛滿政權成立後，這個豪族加入朝鮮，其首長也成為朝鮮的統治階級。其後因為朝鮮政局的不安，統治者鬥爭，這個豪族的統治者歷谿卿舉族南遷至韓國境界，在此建國。此廉斯國加入辰韓的政治聯盟，其首長廉斯鑕還成為辰韓的「右渠帥」。

西元前108年，漢朝消滅朝鮮政權，此事件又帶來「東夷」地區的另一場巨變。作為中國邊境的樂浪郡政府在該占領地執行農業政策。郡縣化也意味著農業化。一方面中國境內（尤其是燕、齊之地）的漢人豪族移民至此。另一方面郡縣政府也編組在地人民。而所謂農業化是指「專業農民」的成立。原本共同體內的人民，同時從事多種類的生產活動，包括農業在內。他們並享有原始的自由。但這類農民被外部政權俘虜而為「農民」，即專業農民。這種專業農民的成立是「中國性」的重要指標，而其媒介是中國式王權的成立。

中國的邊境郡縣的擴張引發鄰近地域的政治動員。其中的一個策略是創造農業資源，而關鍵在於創造農民。我們可以推想辰韓王權也欲使自己成為農業王權，故也開始征服在地聚落，使其人民成為農民。另外則是掠奪外來的移民，而以中國的「屯田」方式，強制這些人在特定區域從事專業的農業生產。魏略廉斯條中的戶來之例，讓我們觀察到在西元第一世紀前期，漢人向朝鮮半島中南部進行集團移民的例子，也讓我們看到王權與屯田的一種類型，及引發的政治鬥爭。

³³ 今通用的標點本《三國志》引這段《魏略》，有「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斷句不妥，當以「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為宜。

辰韓王權的壯大勢必影響辰韓既有的政治平衡，引發內部豪族的反彈。雖然史料不明更不足，我們仍可推測廉斯鑑欲投靠樂浪是導因於這場辰韓的政治鬥爭。廉斯鑑選擇成為樂浪郡的外臣屬國（邑），而免去被辰韓王權併吞之虞。廉斯鑑得以稱臣樂浪的原因，是他為樂浪郡在這場人口爭奪戰中，提供了一千人力之功。其功勞包括作為樂浪郡與辰韓、弁韓王權談判的翻譯。

在這個事件中，也可以看出廉斯鑑的文化性格。他的祖先受衛氏朝鮮的燕文化影響，其中之一的表現是會說北燕之方言。而同時，廉斯鑑也會說韓語。這類豪族成為王權傳播的媒介。

廉斯鑑因為這個事件，而聯繫上中國朝廷，並因功獲賞，獲贈「冠幘、田宅」。冠幘即中國式衣冠。在〈三國志·魏志·東夷傳〉中，記有高句麗與韓國統治階層成員接受中國的「朝服衣幘」，更有韓國「其俗好衣幘」的記載。此可反映這些統治者如何藉由中國的禮器（威信具）而獲致統治權威的現象。從廉斯鑑獲冠幘，亦可證明他得到中國方面（樂浪郡）的冊封而為外臣。³⁴

再回到《後漢書》所載廉斯人蘇馬謨朝貢的事件。這件事情會特別被記載，是因東漢光武帝時的特殊政治環境。東漢光武帝新建帝國，為表彰其為治天下之天子，故命令邊疆地區的行政長官要策動所屬的外邦君長來向中國天子朝貢。其中最受史家注目的是「漢委奴國王」的使節。³⁵辰韓之一部的廉斯，自廉斯鑑以來即向樂浪朝貢。在東漢光武帝時，此廉斯（國）的首長蘇馬謨也藉由樂浪郡的中介，而得到漢光武冊封為「漢廉斯邑君」。我們可以推想，廉斯國（邑）在中國與韓國王權相互對抗的複雜政治環境中，藉由向中國朝貢並受冊封，維持其政權的獨立自主性。這也是中國與外國政權的冊封關係的一面向，值得重視。

再根據《魏略》，直到東漢安帝延光四年(126)時，廉斯國的統治者仍受中國方面的政治禮遇。可是在《三國志》韓條中所載的諸國中，已不見廉斯的記錄。《三國志》作為中國方面的記錄，自反映中國官方立場與中國的政

³⁴ 這種衣冠與印綬制度所蘊涵的外臣關係與冊封關係的提起，可參考武田幸男〈三韓社会における辰王と臣智（上）〉，《朝鮮文化研究》2，1995。

³⁵ 參考甘懷真〈東アジア世界の冊封体制と儒教〉，收入吾妻重二主編《東アジア世界と儒教》，東京，勉成書店，2005年3月。

治知識背景，故不能盡信。中國官方不載者，不能逕說不存在。但廉斯是與中國關係密切的政權，竟然不存在於中國官方的紀錄中，則令人生疑。最可能的理由是中國官方在記錄這個地區局勢時，該政權已滅亡。若聯想第二世紀南朝鮮地區政權激烈變化，廉斯滅亡的可能性不低。

此「廉斯邑」的滅亡，是一段消失的歷史，只能容我們去推想。在南朝鮮所居住的土著是馬韓人。馬韓的政治型態在東夷諸族群中是落後的。辰韓的統治者以「外來王」的姿態，運用戰爭與和平的方式，與土著的馬韓人之間建立起政治關係，在這個區域建立了南朝鮮的早期王權，所謂「辰王」的誕生。然而，在《三國志》的記載中，辰王是以馬韓人所出任，支配基地在馬韓境內，且其支配範圍及於三韓。這中間當有一段消失的歷史。其論證複雜，容本文省略。簡述而言，土著馬韓人的政治勢力坐大，並與辰韓王權結合。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中國郡縣的外臣政權的廉斯被消滅。在文化發展上，也意味著在地的北燕·朝鮮文化的挫折。但高句麗所代表的中國東北、北朝鮮文化又隨著高句麗的崛起而南下，又帶來另一番局面。


六、結語

最後，容我從東亞王權研究的立場，再作一些觀察。

在早期王權的研究中，盛行部落、酋邦與國家的發展階段論。王權的出現是古代國家成立的一個階段。這個理論自有其理據。它預設一個地域會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而自發的改變政治制度，以至王權的誕生。但這是需要檢驗的預設，不能直接運用到歷史學研究。至少就我個人研究所得到的初步認識，王權的誕生很少是自律的發展，多是受到外部王權的作用。相鄰地區的不同王權成立呈現出連續互動的現象。我們可以區分出第一次王權、第二次王權、第三次王權等。從東亞史的角度來看，四千年前的中原王權是第一次王權，它（們）使用漢字與青銅禮器作為權力的工具與符號。這個王權向四周擴散，促使週邊王權躍動，如本文所討論的燕王權，這是第二次王權。而燕王權也影響週邊地區的王權形成，尤其是朝鮮半島，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第三次王權。

王權傳播到朝鮮半島的歷程又可以區分為二階段。前一階段為燕國集團之衛滿在北朝鮮半島建國，以及齊人系的豪族移民至北朝鮮，如北文所討論的樂浪王氏。後一階段為朝鮮王準敗退到南朝鮮，在此建立新的王權，被稱為「韓王」。如《後漢書·東夷傳》的韓條曰：「初，朝鮮王準為滿所破，乃將其餘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³⁶這個新政權的樹立，帶動此區的在地勢力的動員與對抗。如同條又曰：「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為辰王。」³⁷土著馬韓集團因外來王的挑戰而形成新的勢力，最後打敗此韓王，而建立起新的政權型態。至於何謂「辰王」，事涉複雜，此處不論。同樣我們看到豪族的移民與新政權的成立，如本文所討論的朝鮮相歷谿卿以及廉斯國。歷谿卿所代表的豪族當是非漢人的在地豪族，在新王權成立後所衍生的政治鬥爭中失敗，而舉族南遷，在辰韓建立新政權，並促成了朝鮮半島南部的政治變動。

中原王權是否為第一次王權，其是否受其他王權影響；或朝鮮王權是否為第三次王權，皆不是重點。我只想論證諸王權發生間的連續互動性。而互動的主要媒介是豪族集團的武裝移民所帶動的區域間的政治對抗。也因為這些王權的發生具有關聯性，故具有共通性。也因為這層共通性，我們將這類王權稱之為東亞王權。

從本文的例子來看，東亞王權的特色之一是作為農業王權。故王權的成立過程中，搶奪農民是重要工作。這類農業的行為在當時被稱為屯田。屯田的意義之一是將原始共同體內的人民強制在固定的土地上從事農業生產，並提供王權的經濟來源。於是王權發展的過程也是共同體內的人民喪失自由的過程。東亞範疇內的移民與屯田是一個巨大課題，本文只能呈現朝鮮半島上的一個例證，當有更多的經驗事實可供探究。

³⁶ 《後漢書》85/2820。

³⁷ 《後漢書》85/2820。

中文專書

陳平，《燕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陳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

日文專書

三上次男，《古代東北アジア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

井上秀雄，《古代朝鮮》，東京，講談社，2004。

甲元真之，《東北アジアの青銅器文化と社会》，東京，同成社，2006。

武田幸男，《朝鮮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

博士論文

李亨求，《渤海沿岸古代文化之研究》，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

中文期刊論文

平勢隆郎，〈戰國時代的天下與其下的中國、夏等特別領域〉，甘懷真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7。

甘懷真，〈東亞古代冊封體制中的將軍號〉，收入徐興慶主編《東亞文化交流與經典詮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

谷川道雄，〈魏晉南北朝貴族政治與東亞世界的形成——從都督諸軍事制度考察〉，《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政治法制篇》，台北，台北出版中心，2005。

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文物》，1987-3。

嚴耕望，〈揚雄所記先秦方言地理區〉，《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台北，聯經，1991。

日文期刊論文

三品英彰，〈史實と考證－魏志東夷傳の辰國と辰王－〉，《史學雜誌》55-1，1946。

平勢隆郎，〈中国戦国時代の国家領域と山林藪沢〉，松井健編《自然の資源化》，東京，弘文堂，2007。

甘懷真，〈東アジア世界の冊封体制と儒教〉，收入吾妻重二主編《東アジア世界と儒教》，東京，勉成書店，2005年3月。

谷川道雄，〈東アジア世界形成期の史的構造〉，《隋唐帝国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汲古書院，1979。

村山正雄，〈「辰國」臆斷〉，《朝鮮學報》81，1976。

武田幸男，〈三韓社会における辰王と臣智（上）〉，《朝鮮文化研究》2，1995。

園田俊介，〈北魏時代の樂浪郡と樂浪王氏〉，《中央大學アジア史研究》31，2007。

The Development of Migration and Kingship in Ancient Northeast Asia : Bas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Lelang County

Kan, Huai-Che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kingship and immigr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the general type of East Asian kingship. Scholars in the past have often assumed that the kingships appeared autonomously according to the socio-economical rules. I argue that the state-making movements in ancient Korean Peninsula were stimulated by immigration groups. Most of them were military gentry groups from Han China. I focus my discussions on Yen noble groups, aboriginal groups in North Korea, and Le-lang Wang family.

Keywords:

Korean kingship, East Asia, military immigration, Yen kingship, Le-lang Wang family.

* Professor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